

HEERBATE WENJI

◎ 哲学卷二

赫尔巴特文集

2



浙江教育出版社

哲学卷二

赫尔巴特文集

HEERBATE WENJI

2

浙江教育出版社

赫尔巴特文集

编委会成员：顾明远 金 锵 骆 丹 曹成章
郭官义 李其龙 孙祖复 庞学铨
徐忠良 张伟建

哲学卷主编：郭官义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艳民 冯亚琳 刘学慧 伍竞先
李 黎 莫光华 郭官义

校 订：郭官义

教育学卷主编：李其龙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艳红 朱刘华 朱更生 李张林
李其龙 陈 慧 胡劲松 徐斌艳

校 订 （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祖复 李其龙 徐长根

心理学卷主编：李其龙

翻 译 （按姓氏笔画排列）：

陈国鹏 徐小青 徐斌艳

校 订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其龙 徐长根

一般形而上学及 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①

① 《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是赫尔巴特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分上、下两卷。这里译出的是下卷，《赫尔巴特全集》德文版第8卷。在这卷中他从各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上卷是讲哲学史的，这次未选入《赫尔巴特文集》。因此，本卷的正文从§161.开始。——译者注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编 方法论	9
第一章 论方法论应当满足的要求	11
第二章 论给定之物	16
第三章 论因果联系	28
第四章 当前的研究计划	53
第二编 本体论	61
第一章 论用概念把握实在之物	63
第二章 论存在概念	71
第三章 论质的概念	80
第四章 论属性问题	96
第五章 论变化	114
第六章 论真实的现象	127
第三编 关联论	143
第一章 论空间、数和物质的起源	145
第一节 论关联的不同开端	145
第二节 论固定的线和数	156
第三节 论连续的线和面	176
第四节 论物体空间	195
第五节 论物质起源	204
第二章 论客观的虚假现象或者论时间和暂时之物	218
第一节 论一般运动	218

第二节	论速度	225
第三节	论时间	231
第四节	论客观假象	239
第五节	论事件进程中的假象	246
第四编	意识论	255
第一章	一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257
第二章	论作为事实的自我与非我	269
第三章	论严肃自我概念驳斥唯心主义	290
第四章	论知之可能性	303
第五编	自然哲学纲要	317
第一章	开篇	319
第一节	哲学的自然学说的综合部分与分析 部分的区别	325
第二节	物质的可能差别	329
第三节	物质的变化	341
第四节	物质的可塑性	356
第二章	分析研究	367
第一节	运动的传导	367
第二节	热及由热所决定的物质形态	377
第三节	电和磁	388
第四节	重力与光	419
第五节	论化学	432
第六节	生理学基本概念的哲学解释	445



前言^①

同本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的数学基本原理，比不久前人们希望的还要早得到了一位数学家的检验和承认，这部分地属于幸运。为此，我再次地感谢德罗比什(Drobisch)教授。在《莱比锡文学报》(1828年11月10日~1828年11月11日)的评论中——他既轻松又确有把握地在这个新领域中进行论证，而且他的论证被视为后来进行讨论的文件——他认为，半个世纪以前，数学心理学就曾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于是，了解数学心理学的大门被打开了。但是，当时，在写成这本书的时候，作者通往他所谈论的话题的通常的著述道路，可以说被评论刊物上的有关报道完全堵死了(这些刊物中，没有一个刊物得到过数学家的任何关注)。当时的这种情况，对本书的知名度产生过影响。现在相反，由于情况起了令人注目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研究找到了一条它也许通过自身的力量能够不断前进的宽广大道，因此，有了表达自己愿望的机会：人们可以把那些冷若冰霜、高喊批判和论战的人，看成是纯粹舞文弄墨者；一旦读者明白了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假若还有其他人把精力集中在论战上，那也是自然的。只要形而上学仍然致力于把它想到的问题明确地表达出来，它就处于同逻辑学的论战中；谈论它的性质，就是谈论它的结论和论述。

何时能对现今的自然哲学研究作出公正和彻底的检验，眼下尚不可知。把这种检验扩展到物理学的不同领域，将足以暴露现今

^① 前言至第四编由郭官义、李黎译。

自然哲学研究的弱点。不过,形而上学应当根据自身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些概念的运用,在经验上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形而上学也可能遭到来自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驳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马上明白错误有多大以及错误的根源是原理还是推论。

人们不能要求形而上学比它依据经验作出的结论能够具有的可靠性和深刻性更可靠、更深刻,因为它的基础是经验结论,即它的独特假设。如果认为人的经验太狭窄、太不完美,在某些方面与人的希望和愿望不够一致,因而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信念,那么,不能由此以不公正的方法把过错推给形而上学。显然,形而上学不可能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它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只可能再现它感受到的东西。

但是,一般来说,形而上学的可靠性远不如经验;反之,不能说在现今的学说体系的争论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到的仅仅是,科学的历史始终表明,一旦人们达到了使自己牢牢地、坚定地掌握经验和数学的目的,人们就成功地接近了许多学者的共同任务。

一旦人们把可能的东西和偶然的的东西的空间的思维产物,连同存在的东西和发生的事情置于一个序列中,就会出现读者从本书上卷中可以充分看到的那种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按照事物实际结合的情况去理解诸种事物。即使在意志以及意志作出评价的动机都表露出来的时候,人们也应当谨慎地把握诸种事物。人们应当防止由于把有意识的动机同无意识的原因相混淆,或者同其他情况下的另一个意志的空洞的可能性完全混淆而偏离问题。如任何数学家都知道的那样,空洞的抽象,直至得出不可能有的概念,是科学经常带着偏见加以使用的工具,但是,人们不应当把工具同对象相混淆。

康德学说的长期统治,虽然从某些方面看是有益的,但也产生了一些有害的影响。在这些有害的影响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学说的狂热;自从众所周知的政治欺骗消失以来,自由学说的狂热

也逐渐降温。一方面,蔑视目的论仍在发展;另一方面,在所谓的生活的和谐观后面则隐藏着属于目的论的感知(它当然不可能静止)。这种情况令人遗憾。如果说,这本书讲述的新的自然哲学应该受到检验,那么目的论必然会重新获得它原有的权利,因为它的基础是直接给定的经验形式。假若我们不能像研究和使用的其他原理——例如科学原理——一样去研究和使用的这些经验形式,那么我们一定会因此而对人的局限性感到遗憾。但从本身看,经验的所有给定的形式都处在与知的原则相同的等级上。我们认为,目的论始终具有无限重要的优点,它论述的正是宗教的基础,是天意;同时它也使人看到了它不愿承认的自己的极端无知。难道我们能够说狂热的思辨在这个概念中丢掉的某种东西,就是本体论的时间—关系的概念(Zeit-Verhältniss)?目的论借助于这个概念获得的究竟是什么?不言而喻,目的论必须从它已达到的高度重新回到人的生活领域中。有人论证说,有限的空间之物和时间之物来源于绝对物。这该如何评价?这里摆着四种情况,而且,每种情况都试验过。要么,空间之物和时间之物的进化变坏了。这种认识不仅表现在旧的流溢说(die Emanationslehre)中,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新近提出的论说中:正绝对物(Plus-Absolutum)由于自我意识相对于所谓的负绝对物(Minus-Absolutum),并且压制着负绝对物的增长。^①要么,空间之物和时间之物的进化变好了。谢林的著名论证就属于这种观点。他说:“历史的第三时期将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从前表现为命运和自然的东西,将发展为天意,并且似乎是命运的或自然的单纯产物的那种东西本身,曾经是一种以不完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天意的端倪。这个时期何时开始,我们不知道。然而,如果将来出现这个时期,那将是上帝。”^②

① 冯·布库欧伊伯爵(Graf von Buquoy)是位数学里手和严谨的思想家。人们要想完整地理解当今的哲学,就应该重视他的论述。他的论述推动了科学研究。

② 《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版,第441页;谢林的观点此后可能有变化。

从这两种观点中形成了人们称之为戏剧性的第三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坏可以转变为好,^①这时,任何人都会想到,一个事先已经打好的结可以解开。数学家还会附加说,等量的减和加等于零。他肯定要问:人们是否已精确地研究过曲线方程式?曲线方程式是否只有最大值?或者,不断转动的时间车轮是否是标志其升降的弧形无限重复的一条摆线?——第四种观点终于放弃一切评价,并且把空间之物和时间之物的发展视为必然的和无所谓的,如当斯宾诺莎(Spinoza)把善与恶、美与丑解释为成见时,他就作过这种尝试。这四种观点从历史上看,作为事实都存在。这里,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所作的有关说明,足以提醒人们注意。成功地把不断更新毫无批判的独断论(它的天生的傲慢很难同宗教顺从相妥协)的狂热思辨归结为时间上重要的对象,离开了实践哲学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新学派的热门话题——生活,能够得到更加详尽的研究,思辨的诸种学术见解则会大大改观。在这个令人注目的地方,即弗里兹(Fries)折服于谢林的地方,心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路走到一起了。在这里,人们仿佛已经为自己所不了解的神建造了一座祭坛。但是,一旦人们对在本书最后将能看到的诸种研究——当然,这些研究不是凭热情,而是在冷静中寻找自己的荣誉——只是部分地给予关注(就像现在给予数学心理学的关注那样),那么,人们对神的崇敬就会降温。但愿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成果,哪怕暂时只是作为假说得到承认;假若这些成果得到正确理解,并且抛掉也许是偶尔带有的错误,这就够了。作者本人要求的仅仅是他肯定有权要求的这一结果,即把他作为最严肃和最忠诚的研究者。但是,人们不久将会由衷地给予更多赞许。因为人们很快就会摆脱理解的基本条件,即不承认经验形式中的给定矛盾,甚至摆脱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的知识观的时代,正以坚实的步伐向我们走近。黑格尔(Hegel)对这些矛盾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甚至

^① 参阅费希特的《当代的基本特征》。

是光辉的解释,因此(尽管黑格尔遭到了某些人的激烈反对),即使那些高度近视的人,最终也不能无视这些矛盾。只有哥伦布(Columbus)的故事似乎被这位名人所忘记:为使鸡蛋(Ey)直立起来,必须把鸡蛋打碎。这里无须赘述;本书上卷也只是对那种可能被视为已经过去的和成为遥远历史的东西作了考察。

至于书中阐述的自然哲学的某些肤浅认识,读者似乎可以不必认真。为了举例说明一个主要论点,并且为了提醒少数读者注意当今物理学的论点,我们利用1828年8月14日《格丁根学者广告报》中关于热的论述是有益的。文中说:通过热素的假说所获得的关于诸种现象的数学构想,比只在物体的运动中寻找热量远为直观。然而,使物体的运动得以保持的是什么东西,为何物体的运动同铃声的运动不同时停止,运动可以如何按照振动理论与回声和光相区别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

迄今在热动力学中所作的一切试验,是一种纯粹的计算练习。当然,在热素的假说中,也有未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无形中也刻画了运动的体系。例如,热量是通过什么变成一种非连续的流体,即一种其诸部分必须始终被想像为相互有某种距离的流体,即使这种流体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引力聚集在一个物体中。因为这不是说是真正化学上相结合的热素,所以,其他要素丝毫不会由于热素同它们相结合而失去它们固有的特性。^①在热素与不同物质的任何结合中,如果我们赋予热素一种膨胀形式,那么,我们则无法想像动力学家们在热的学说中没有假定的东西,因为他们把气体和蒸汽的非连续性形式,甚至把弥漫于整个宇宙中的以太(Äther)的非连续性的形式以及热的本质包含于其中的物体各个部分的运动,都看成是吸引和排斥的冲突结果。区别仅仅在于,在热素的理

^① 参阅§391。大家知道,在蒸馏过程中,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可以通过热而被分开;热可以促使多种分解,但也可能阻碍和限制其他的分解。这一切都是化学溶合。

论中,只有这种区别,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被视为一切其余物质的非连续形式的最直接的原因。因此,甚至在这种观察中,人们也不能说,唯物主义者热的学说中所作的假想比动力学家们更多。此外,对热素存在的一般指责,在我们看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答。因此,那些不接受这一理论的人,仅仅为了支持无疑受到了更多和更为严重的指责的对立的学说体系,而在完全无视已有的充分回答的情况下,引用教科书中的类似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个对立的体系一般也是随意提出和毫无价值的,因而本身对热的最普遍现象并没有明确认识。

现在人们会问:为解决这些大难题,作者作了哪些努力?答案是,作者在前面所作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他为此所作的努力。诚然,他获得的是一种热素,而不是一种物质,更不是一种流动的东西,但至少是非连续的流体。非连续的量是不流动的;流动的量是连续的。因此,假若物理学家借助于经验而更正自己的认识,甚至不得不接受非连续的流体这种概念,那么,他要么就是背离了“流动”这个词原本的意义,要么就是接近于承认他在给定的经验形式中遇到了矛盾。我们必须使用他所获得的这种认识。然而,并非所有矛盾都能够以及应该得到解决。这些矛盾永远处在必然产生的概念中,而这些概念在观察者看来,是规定综合的方式。所以,矛盾的东西始终处在物质的那些仅仅表达聚合物的形式的规定中。相反,我们不能假定吸引和排斥的力,因为假定有吸引和排斥的力,矛盾的东西就可能被置于真实的现象的概念中。倘若读者准确地记住了这种区别,那么他就会清楚地看到我所讲的全部内容。这样,他几乎能够从任何一个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命题出发深入地研究其余的命题。读者可以从我所论述的任何命题中看到,现象世界的解释就像通过解方程式的不可能的根去解方程式;尽管解这些根不可能,然而,为了准确地达到计算的目的,这些根必须是精确地和正确地被规定的,但是,读者不能要求我所作的每一个尝试都具有相同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相反,我的建议对那些在自然科

学的所有分析中已有明确认识的专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馊主意。但愿我在或多或少大胆的论述中对或然性的不同等级的说明是成功的。

关于电的学说,是全部自然科学中阐述得最清楚的。对此,富兰克林(Franklin)早已作过真实的,或者说或然率最大的论述。然而,他把正电和负电弄混淆了。在这件事情上,有经验的物理学家们本应看得更清楚;电学对此作了足够明确的说明;当然,阐述得清楚的是送电的论述,而不是接受电的论述。

引力领域是全部自然哲学中阐述得最不清楚的;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始终受到限制,因此无法自由地进行实验。当我们的经验没有超越我们出生于其中的那个视野时,我们对于这个视野会有什么概念呢?我们理解的力,似乎就是推动物体在平行方向上向着地平线前进的力。一切物质都有重量的偏见能起多大作用?对某些自然哲学家来说,放弃这种偏见,是想要获得较正确的,或者至少是比较自由的观点的首要条件。

第一编

方法论^①

① G.哈屯斯坦的版本中,第一编前面还有“下卷:体系卷”几个字。

第一章 论方法论应当满足的要求

§161.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仅是每个人必须承认的东西，而且也是每个人真正承认，并且在整个学界受到同样重视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用斯宾诺莎、康德、谢林和弗里兹的话，而用一位法国自然科学家的话作为开始：

“理论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依赖于一般事实的特殊事实与一般事实相联系，或者与非一般事实相联系。单个的发现，当初都是孤立的，甚至部分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和同类的其他事实相矛盾。但是，理智终于出现了，它有条件把散乱的环节构成一个链条。一旦人们认识了发展趋向所遵循的法则，人们就能通过预测把第一个事实形成后的一切其他事实排列在一起。借助于理论，人们甚至可以满怀信心地观察未来，因为，在事实的联系被确定之后，已有的东西(das Gewesene)确保了即将产生的东西(das Kommende)。因此，预测可以事前看到数年后方能被揭示的诸种现象。最初分散的事实，类似一个家族，或者任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不难看出，理论同体系具有多大差别。体系(非物理学意义上的体系)是一种完全任意的假想，人们通过并非出自内心的解释把自然进程归结为假想。体系是细小物质的脊梁或结果。它是人们企盼的东西，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假想一切东西。假想始终超越给定的东西(das Gegebene)；借助于这种假想，人们可以粗略地解释一切东西。体系受偶然事件驱动，摇摆于同事实大体相符的东西的领域中，但是，